

戲曲資料

第九集

杜十娘



四川省文聯編

一九五三年五月

杜十娘（初改本）

成都市川劇團修改
吳伯祺執筆

登場人物：

李甲（小生）

鴇兒（丑）

鴇母（彩旦）

徐素素（花旦）

孫富（丑）

船夫（乙雜）

杜薇——十娘（花旦）

柳雲卿（正生）

林玉霜（花旦）

船夫甲（雜）

酒保（雜）

第一場 議 嫁

人物：李甲（李）杜十娘（杜）鴛兒（鴛）柳雲卿（柳）鴛母（母）

李：（唱「孝南枝」內放頭子）手挽手出蘭房，出蘭房

（李杜攜手同上）

李：（接唱放腔）手挽手出蘭房，密意濃情溫柔鄉。（上板）比翼鳥雙飛流蘇帳。

杜：（白）李公子，奴與你（接幫）兩心相印情義長。

李：（唱）我愛卿聰明伶俐會彈唱，又愛卿美容貌國色天香。

杜：（唱）自與君邂逅相逢多歡暢，愛郎君才華淵博滿腹的文章。

李：（唱）生何幸與佳人詩酒酬唱，願只願這恩愛相期久長。

杜：（唱）只要君不棄奴時常來往，奴決不負知己忘却李郎。

李：（略停幾板後唱）恨鴛兒貪財帛不肯輕放，無一日不開口總說孔方。

杜：（唱）勾欄院還不完冤孽債賬，奴身邊有積餘自付媽娘。（留腔夾白）這一點

小事公子不必憂慮，媽娘那裏我自會開消。

李：（唱）卿待生這盛情我銘感心上（留板，李注視杜片刻接唱）良家女墜青樓我

心慘傷！與賢卿一年多相倚相傍，論情愛賽得過梁鴻孟光，伴粧臺生願效豔眉張敞。救賢卿離火坑跳出平康。

杜：（接唱，放腔）聞公子一句話心中暗想，果然是多情種惜玉憐香，我看他却不要浮華氣象，到不如把終身托付李郎！（留腔轉身，二人對視）

李：（夾白）十娘，你莫非要與我說話嗎？

杜：（點點頭，接李歸坐。接唱清板）忍住了腮邊淚把衷腸話講，提奴的終身事君早知其詳。奴自幼失生母無人撫養，爲葬父墜煙花如墜汪洋，似花草供豪客踐踏玩賞，朝爲雲暮爲雨兩個楚襄。羨他們詠桃天婦隨夫唱，怕聞聽喜樂聲痛斷肝腸，奴有心託終身百年相傍，脫苦海離煙花奴願從良。（留腔）

李：（夾白）啊！怎麼說十娘你也願意從良嗎？（杜點頭）好呀！（接唱清板）妳有情我有義兩心相向，風塵中得知己恩愛難忘。（停幾板後轉身背唱）娶了他我又怕要生故障（夾白）想她是一個煙花妓女我若娶他回家，爹媽焉能相容？……親朋豈不恥笑嗎？這……（略停幾板，回頭望杜後接唱）若不娶離捨她美貌無雙！（留腔，籌想）

杜：（夾白）公子悶悶不樂，莫非還有疑難之處？

李：（欲言又止）……

萍：（追問）你說嘛！你說嘛！

李：（嘆息）哎！（清板，轉二流板接唱）愁只愁家法嚴父話難講，怕的是娶卿回觸怒高堂！（小打）

杜：（接唱）主中饋奴也知盡心俸養，決不敢失禮儀得罪姑嫜（留板）

李：這……（欲言又忍地）

杜：（再追問）李郎，你說嘛！

李：（接唱）弱冠年遵父命並帶花放，我……我家中早娶有結髮的妻房。

杜：（驚，單捶，不語）……

李：（見杜不言，想法挽轉，接唱，稍快）雖婚配一年多未曾生養，但後嗣我有心續娶次房，（留腔夾白）十娘，我爲了子息，縱使續娶次房，家父想必也要依從的。

杜：（考慮片刻、下定決心）好！（接唱）奴只求離苦海得脫羅網，縱逆來奴順受自己承當。

李：（喜、接唱）蒙十娘不嫌棄喜從天降，我二人偕白首地久天長！……（忽想起手邊無錢，轉爲憂愁，眉眼。接唱）但客中無銀錢心中惆悵，連城璧身價高何以傾囊？（留板二人籌思片刻。）

杜：（唱）君會言柳雲卿義重鄉黨，

李：（唱）他待朋友最信義古道熱腸。

杜：（唱）既如此煩李君前去說項，定能撮合倆成雙。（重句齊）

（鴛兒上）

鴛：（白）李公子，門外來了一人，自稱是柳雲卿，要面會李公子。

李：十娘，我們正在說那柳雲卿，他就來了！

杜：鴛兒，快去請那柳官人進來。（二人起身出迎）

鴛：是。有請柳官人！（下）

（柳雲卿上）

柳：（對）涉足藕花院，皆爲李子先。那是賢弟！

李：仁兄，仁兄請進。

柳：告進！賢弟，這個沒非就是杜十娘嗎？

杜：柳官人萬福。

柳：不敢不敢，天資色，可謂不虛！

杜：柳官人誇獎，請坐。（三人同坐）

李：請問仁兄，到此尋弟爲了何事？

柳：尊大人遣人送來家書一封，兄特地來此投書的。

李：多謝仁兄，待弟折書一觀。（看信）「甲兒知悉，家中俱各平安。昨日有人由京郊回來，說兒常常尋花問柳，行爲甚是荒唐！（單捶，望杜一眼）現託柳雲卿告誡於你，你要自尊自勉。凡一切事均可向雲卿商議請教，父至囑至囑。」

（沉思、自語）行爲甚是荒——唐……（對柳）仁兄，家君有害申斥，小弟罪有應得啊！

杜：柳官人，聞聽李老人書中訓詞，李公子大小事件皆與足下商議，賤妾薄命，墜入風塵，久欲覓得知己跳出平康。妾與李公子……（眉眼叫李說）

李：十娘與弟交好年餘，意欲以終身相託，仁兄你看如何？

柳：這個……

杜：仰懇官人從中玉成，代爲賑拔，妾雖女流，亦知厚報。

柳：十娘話說那裏，只是這從良之事，非同兒戲，賢弟與十娘還需再爲商籌，我今有要事在身，不得久陪，改日再來，賢弟送兄出院去。（拉李出門，杜後隨）

杜：（送至門口）柳官人……

柳：（回頭望杜）啊！十娘請留步，告辭了。（杜退入門）（接唱：紅衲祇二流）兄聽她吐言詞倒還不錯，但不知他心內就竟如何，青樓中說從良非同小可，改

日裏兄同弟再來商酌。(下)

杜：(復追出門來，望柳下後接唱前腔)柳官人去匆忙未能久坐，終身事無此人難以撮合。

李：(接唱)勸十娘休性急商議停妥，他與我知己交量不推却(齊)

(鴛母上)

母：(對)錯接李甲斷財路，噫！担心今年要絕衣祿。

杜李：(同白)媽娘來了，媽娘請坐。

母：(氣沖沖地)坐嘛！

李：媽娘來到小房，莫非有甚麼事嗎？

母：事到沒得，就是請李公子拿幾個錢出來開消。

李：媽娘，前天才拿十兩銀子，未必就用完了嗎？

母：虧你說得出口喲，我這院中十幾個人的繳用，十兩銀子還不够用一天！

李：(自言自語地)那又怎麼辦哩？

母：總之沾李公子的光，是銀子就拿來稱，是錢就拿來數！

李：媽娘，一時間那裏籌辦得及？！

杜：媽娘，暫緩兩天，叫他去備辦就是。

母：（對杜）胡說啊！（對李）聽我告訴你，今天有錢便罷，若是沒有呀，只怕有些洩氣！

李：真真豈有此理！

母：你才豈有此理啊！（唱：圓林好）（二流）開院房差事多，文武衙門常搥索（重句）來得容易去得快，每年花費二千多，常言道開門七件事情要錢過，那個沒錢能過活，有金有銀請交給我，沒錢難以把手脫。

李：（接唱前腔）媽娘說話你有錯，這樣對我太刻薄（重句）自從去年進院住，到如今才得一年多，說用錢我也沒有吝嗇過，千兩銀填了你無底壑，真難怪青樓的臭名早遠播，就是那萬兩黃金難滿足！（單捶）

母：（接唱）開院房也不只我一個，那個又不把錢說？你當初也曾花幾個，出乎你本心未盤剝，如今說錢你就囉，東推西推天天拖，今天非要錢不可，不然就請各走各？（單捶）

李：（接唱）媽娘說話太可惡，李老爺的銀子多，多，多！（單捶）

母：（接唱）有錢就請交給我，不要儘把大話說！（單捶，母逼李夾白）拿來嘛！

（單捶）拿來嘛！（單捶）（作鄙夷狀）哼！（坐）

李：（轉身接唱）一見媽娘臉扯破，素手空空喚奈何（重句）這陣急得人雙眉鎖，十娘呀，只怕難以結絲蘿。

杜：（將李勸至椅上坐着，轉身接唱）不料他們把臉破，小房之內起口角（重句）迎新送舊我看破，花殘春老無下落，既許李郎偕白首，豈讓媽娘多搥索。（轉身對李）李郎呀，休急燥聽我說，閒言不必記心窩，天大之事都有我，待我去對媽娘說。（留板，轉身考慮如何說，眉眼，走至母旁）媽娘，（接唱）論此事原本李甲錯，

母：（夾白）原來是他不對嘛。

杜：（接唱）你兒心中有定奪，不如另外施良計，量他無錢莫奈何。

母：（夾白）你用什麼計呢？

杜：（想。突然的）限他十日來娶我，三五百身價不爲多，倘若逾期辦不妥……

母：（夾白）又怎麼樣哩？

杜：（接唱）請他出院各走各。（單捶）

母：（接唱）女兒說話欠斟酌，這件事焉能把媽哄，（讀「河」陰平）你莫非變心要騙我，趕快對媽把實話說。（齊）（白）娃娃，你剛才說的話，是真的嗎？還是假的呢？

杜：媽娘，女兒怎麼敢哄你老人家呢？如今不但你看不起他，就是女兒我……對他
也十分厭惡。

母：既是你厭惡他，又何必限他十天八天來接你哩？沒得錢請他走就是了。

杜：媽娘，那李甲乃是宦門之子，要是對他過於絕情，他那些親友必要來惹事生
非。不如叫他在十天之內備辦銀兩前來與我贖身，他如今兩手空空，衣物盡行
典當，親友處拖欠甚多，量必他無處可以設法，他自己無趣必不再來，無異偕
此趕他出院，豈不是好嗎？

母：這個事情……

杜：媽娘請放寬心，你兒決無二心。

母：對，就依你娃娃這個辦法，做人情就做到底，我若問他要一千八百還說我拿大
話嚇他，我只要他三百兩銀子，限他十日之內辦到，他交錢我就交人。我們打
下賭賽，不得反悔。要是逾期辦不到，就請他「螃蟹夾碗豆」連爬帶滾，你去
跟他說。

杜：是。（轉身向李）李郎，媽娘叫你十天之內備辦三百兩銀子前來娶我。（眉
限，暗示不要緊）

李：要是辦不到哩？

杜：從此不要你進門！

李：我實實難捨十娘，但我此時一籌莫展，十娘，你看該怎麼辦哩？

杜：依我之見，不如暫且依允，再來商量。

李：暫且依允……哎！

杜：你且安心坐下，待我去回復她。（轉身對母）媽娘，李郎言道十日之內若是辦妥三百兩銀子，他就要來接兒走啊！

母：那是自然嘛。要是辦不到？

杜：他從此不來藕花院中。

母：既然如此，就恭喜發財，送走瘟神，免得再來。娃娃你去喊他過來。

杜：李郎，媽娘在請你。

李：哼！無非是要錢而已！

母：閒話少說剛才的話你聽明白了沒有？

李：我聽明白了！

母：那你就不要反口啊！

李：豈能失信於你！

母：口說無憑，請來擊掌！

李：擊掌……（眉眼，杜對李以目示意。一鍾半）（李躁足介）哼！從來海水無人量，堪笑鴛母太不良。（二人擊掌）

母：（轉身作鄙夷狀）量你床頭金已盡，縱限十日又何妨！（急下）

李：哎呀，十娘，適才鴛母與我一場吵鬧，你怎麼叫她向我要三百兩銀子？我不敢應允，你又叫我應承，你明知我囊中空空，告貸無門，你你豈不使我斷了這條路嗎？

杜：郎君何必作急，只要你我此心無二，自能設出辦法。所幸今日媽娘與郎君打下賭賽，只要三百兩銀子，就允奴贖身，想郎君乃宦室兒郎，廣有親朋，君若念妾一片癡情，不妨前去拜懇貴友柳雲卿，量想區區之數，定能慨然相湊。

李：（遲疑不決）柳兄處我虧欠甚多，他若不允，又將如何？

杜：哎呀李郎，你若遲延（哭介）妾此身埋沒烟花了。

李：十娘不必啼哭，我立刻就去。正是：只爲一心求燕好，不妨厚臉訪故交。

（下）

杜：（李去後，望其背影自語）李郎呀李郎，非是奴使你爲難，奴在試君之心耳！

（下）

第二場 捐資

人物：李甲（李） 林玉霜（林） 杜鰲（杜）

李：（外幕上唱：「樺秋兒」：）這幾日到處把壁碰，一錢逼壞大英雄。（重句）那

日院中把計用，救十娘離出青樓中，遍求親朋均無用，世態炎涼一般同，轉瞬限期已逼攏，七日過去仍空空，難成功。進退兩難愁眉縐，展轉躊躇憂心中。

（齊白）哎，那日在藕花院中與鴛母打下賭賽，十日之內備銀與十娘贖身，看看七日過去幾錢銀兩俱未借着，你教我如何辦啊……（想狀）我還是只有去同

十娘商議另用良方……（走了幾步，至院門側近，又停住）哎呀去不得！如今

老父聞我留戀青樓，已來信責斥於我，我縱將此事辦成，日後娶她回家，老父

又豈能相容？不如就此罷休，不去的好……（退了兩步，想狀）唉，我與十娘

交好年餘，她與我義重情深，我一時怎能割捨？況那日與鴛母打了賭的，我又

豈能在他面前低了志氣，還是要去……（作欲走狀）素手空空，豈不被媽娘奚

落！（單捶）不去又難捨與十娘交好之情！（單捶）（跌足嘆息介）真真把人

難壞了！

（林玉霜由下場門上作找尋瞭望狀）

林：（發現李甲，急至李身邊）李公子，好容易把你等着，薇姐把你想得好苦，

（拉李）快跟我走！

李：（作羞慚狀）我……

林：你怎麼站在這院門側近，又不進去哩？三百兩銀子你準備好了沒有？

李：（吞吞吐吐的說）我——我準備了一半囉！

林：那就好嘛，快走，快走！（拉李轉場，作入院狀，叫）薇姐，快來啲！

杜：（上唱前腔）盼郎不來限將攏，七天音信俱不通。（重句）莫非借銀未如願，

書生負氣去無踪？心兒不安如潮湧，悶悶慊慊離房中。（齊、白）玉妹，你回

來了嗎？

林：回來了，李公子我都與你找回來囉。

杜：（喜問）在那裏呀？

林：在那裏！你們倆個快去說知心話。（小打下）

杜：李郎你歸來了嗎？（李點點頭）怎麼去了幾日不來回信，真是叫人急煞。

李：非是不來回信，我……

李：我那些在京的親友，因知我留戀行院，都與我斷絕來往，不肯相顧，連面都不肯見啊！

杜：李郎，那柳官人哩？

李：柳雲卿雖是與我會了一面，他只是說了一些空話。

杜：甚麼空話呀？

李：他說……

杜：他說甚麼呀？

李：他說你從良的話盡是虛假，無非是借事趕我出院而已！

杜：李郎，你的心意如何呢？

李：我……深知十娘之心，亦願與你訂白頭之盟。奈如今銀錢用盡，我還說啖啊！

杜：這……（眉眼，表示李甲對彼還倒真誠，含笑再為追問）李郎，事到如今，難道你就忍心將我拋却嗎？

李：我終日逡走，一事無成，這三百兩銀子，竟自把人難着了！

杜：李郎不必憂慮，只要你是真心實意對妾，妾那臥絮內面還藏有一百五十兩碎銀。郎君可將此銀持去拜懇柳雲卿，你說妾認其半，求他設法代借其半，他見妾從良心真，定要關照允諾的。

李：十娘那……那怎麼使得！

杜：我去取來（杜下）

李：（自言自語）哎！愧煞！愧煞！

杜：（取銀上）李郎，銀兩在此。（將銀付李）

李：（接銀）十娘如此厚情，叫我怎樣報達！

杜：李郎呀（唱前腔）李郎休要太言重，只要此心一般同（重句）十日之限轉瞬瀧，備辦銀兩沒放鬆，柳君熱腸可借重，言奴求他多通融。

李：（接唱）接過銀兩面惶恐，我若負義天不容。柳兄若知妳是情種，定然馬到便成功。十娘靜候佳音瀧，我去尋找柳仁兄。（喜孜孜的抱銀下）

杜：（望李下後接唱）若得跳出這無底洞，頂禮焚香謝蒼穹。（齊）（下）

第三場 出 院

人物：鴛母（母）李甲（甲）柳雲卿（柳）杜薇（杜）鴛兒（兒）

母：（上唱「紅納襖」二流板）送瘟神揪窮鬼我把計想，李子先說大話全不思量，到明日辦不到三百銀兩，休怪我反了臉全不認黃。（坐室內。李甲、柳雲卿各